卷九

三條內有要緊句三箇亦盡懊之情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強奪他的蔣門神慌忙應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二件你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為頭為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

說出虎頭
蕣出馬脚

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裏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嘴腫、頦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鳥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三拳兩脚我兀自打死了、量你這箇、值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箇、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閒

會着蕣着
衆國舅滋
皮賜張蕣
喜快活林
鳥男玄雲
落酒缸出
家和尚與
禾出家行
者作用相
以

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團團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裡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裏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裏看時、滿地都是酒漿、這兩箇鳥男女、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扎掙、那婦人纔方從缸裏爬得出來、頭臉都喫磕破了、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漿、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人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叫不着傷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爲頭的豪傑、都來店裏、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

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桌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把酒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裏、小人武松自從陽穀縣殺了人、配在這裏、聞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强、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他和我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眞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也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一頓拳脚打死、就除了一害、且看你衆高鄰面上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只今晚便叫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見我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喫他一嚇、那裏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就裝了行李、起身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喫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裏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

水滸傳　第三十回　三

亦不說中酒亦不說快心含蘊甚深隱人自解

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老小、不知去向、這裏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裏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裏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閒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覇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正是

奪人道路人還奪　義氣多時利亦多
快活林中重快活　惡人自有惡人魔

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涼、金風乍

傳中每於好處閒聚處必點出論些鎗棒可見是何等人便須論何等事不當處會

暑已及深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牽着一匹馬來店裏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即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牽馬來、哥哥

心下如何、武松是箇剛直的人、不知委曲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箇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裏來、到得張都監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見缺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己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抬舉小人當以執鞭墜鐙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果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喫的大醉、就前廳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內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裏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裏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免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俱送些

少人嫉害人必從君子所重處入故易壞不覺

無因至前即用着施恩家法武松直漢所以不疑然後來回味情皆是詐恨毒倍深此文章造事極奇妙處

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籐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裏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見得中秋好景但見

玉露泠泠、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鴈聲悲、寒蛩韻急、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嬌豔、秋色平分催節序、月輪端正照山河

回、映、鴛、鴦、脚亦是無心之巧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到裏面、都在席上喫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裏去、武松答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迴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箇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迴避、便教坐了、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迴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裏肯放、定要武松一處坐地、武松只得喏箇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下、張都監着丫嬛養娘斟酒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鍾斟酒與義士喫、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牕、武松喫的半醉、

卻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
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蓮蕚、唇似櫻桃、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
潤、纖腰嬝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縴紗袖輕籠
玉笋、鳳釵斜插、籠雲髻象板高擎立玳筵

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裏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
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
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福、頓開喉嚨、唱一隻
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
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
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
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
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副
勸盤、丫嬛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
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裏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
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
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

這義相如的官出妻歐女好險吾人的亦有如此事上有何分別

雖好淫的武松每用風流取笑今卽以風流陣陌之亦見作者息用之巧

伶俐善知音律極能鐵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
良時將來與你做箇妻室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
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
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
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
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開了
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了巾幘
拿條哨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仰
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裏却待脫衣去睡
只聽得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

公如此愛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聽
勤提了一條哨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
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箇賊逕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
聽得這話提着哨棒大踏步直赶入花園裏去尋時一週
遭不見復翻身却逕出來不隄防黑影裏撇出一條板凳
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箇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
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裏
容他分說只見堂裏燈燭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
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
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

妙處只是閒情事逼眞

旁敲側擊何此文章有提振不倾鄒處

活、老、虎、會、打、倒、木、板、凳、却、絆、倒

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强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會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喫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廝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裏搜看有無贓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裏、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贓物、武松見了、也自目睜口呆、只叫得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廝外貌相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贓証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贓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天明却和這廝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裏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贓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贓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

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證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那牢子獄卒拿起批頭竹片兩點地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已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詩曰

都監貪污既可嗟
如何太守心堪買
出妻獻婢售奸邪
也把平人當賊拿

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阿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夠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裏將他一雙脚畫夜匣着又把木柱釘住雙手那裏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

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營道他只、爲你喫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裏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兄弟、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裏、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厮上知府、一力與他作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有○一○人○持○下○便○能○生○人○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仗義不肯要害平人、以此武松還不喫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囑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那裏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裏、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裏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

（旁批）
若管營猶一番已着一半康節救證一番生然明白行文牒張
我已勝似知府宋江是吏出身且前曾經說宋時做吏之苦故傳中每見好吏

子、亦知是屈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瞞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爲證

贓吏紛紛據要津　公然白日受黃金
西廳孔目心如水　不把眞心作賊心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裏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叫武松喫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過了、甚有周全

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與武松說話、相見了、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歸家來、又央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裏請衆人喫酒、買求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

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箇贓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閒人，便要拿問，施恩得知了，那裏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得知長短，都不在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開，就裏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撰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春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贓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春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原來武松與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公人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

又包着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答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閙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兩邊巡看着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大牢裏來看望兄長只在得康節級家裏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只見蔣門神那厮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厮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免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熌鷄在此

又語中添補

恩用張使氣轉報復如此有快意處必有失意處此亦傳中點染警惕之一妙

請哥哥喫了兩塊去施恩便邀兩個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個賊漢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個公人那厮兩個那裏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喫了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把這兩隻熌鷄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裏裏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搭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這兩個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

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
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武松
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到數里之上兩箇公人悄悄地商
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
你娘鳥與那廝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拏釘住在行
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只顧自喫、
也不保那兩箇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
來、右手拄着、把左手斯來、只顧自喫、行不過五里路、把這
兩隻熟鵝都喫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
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裏等

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
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
松早晚見自瞧了八分尷尬、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
又走不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四
面都是野港闊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一座牌
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
裏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
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站住道我要淨手則箇、那
兩箇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脚早
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脚早

此處世本頗有敗闕可議今如此發付才得緩急次第之理

水滸傳

起撲通地也踢下水裏去那只一扭折做兩半箇赶將下橋來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武松趁上前去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邊拿起朴刀來赶上去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下却轉身回來把那箇驚倒的也搠幾朴刀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蔣門神徒弟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臨來時

此世是實難得聚在一處

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鴛鴦樓上喫酒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箇屍首都攛在浦裏又怕那兩箇不死提起朴刀每人身上又搠了幾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這四箇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踏踏了半晌一箇念頭竟迸回孟州城裏來不因這番有分教武松殺幾箇貪夫出一口怨氣定教畫堂深處屍橫地紅燭光中血滿樓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怎地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屬托、替蔣門神報讐、要害武松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撾殺在飛雲浦下、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怨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揀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寺杳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鳴鳴畫鼓頻吹、五鼓樓頭、點點銅壺正滴、兩兩雀人歸繡幙、雙雙士子掩書幃

此一段發說得燈月與刁定歷亂使靜人喧士亦能入雜

當下武松入得城來、逕奔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却是一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箇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臥、脫了衣裳、上牀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哩、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却掣出腰刀在手裏、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亦裏忍得住、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拿了攪草棍拔了閂、待再開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摔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裏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裏、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喫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謊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一

雖此閒暇

如此精細

妙極

脚踢過屍首把刀揣入鞘裏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旋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緊藝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却把後槽一牀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裏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扇門立在牆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武松從牆頭上一跳却跳在牆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撥過了閂扇門欞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厨房裏只見兩箇了嬛正在那湯罐邊埋竈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喫那兩箇（添此一句有多少聲音）只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悵武松人也不識羞恥噇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女使髮肩兒揪住一刀殺了那一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裏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兒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箇屍首拖放竈前去了厨下燈火趁着那牕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裏來武松得路數逕踏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提脚提手摸上樓來此

（三〇見）（滅）（四見）

張都監要殺武松官先教生路作歹路

極閒極緊無限光芒

不知却做了自己的死路天道分明

時親隨的人都伏事得厭煩遠遠地躲去了只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讐再當重重地報答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廝好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那廝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難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裏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
古今奸惡盡誅夷
金風未動蟬先噪
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叉開五指(圖)(二〇見)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亮(五〇見)武松聽了(圖)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要掙扎時武松早落一刀劈臉剁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靜命這張團

吾惟裏偏下閒着牙兒雄奇

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醒、還有些氣力、見剁翻了兩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早接箇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趕入去一刀先剁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把張都監也剁了頭、見桌子上有按住也割了頭、轉身來、把一飲而盡連喫了三四鍾便去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鍾子、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箇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箇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隨入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住去路、兩箇入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面厮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剁翻了一箇那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砍了頭殺得血

八個字可可驚可駭可愛絕妙元詞

滾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箇也只是這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驚小惟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兀自問道是誰、武

(衍鈍刀說一番愈見鋒銳)

(粗甚只這裡一丁前門四字塞了許多破綻)

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剁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時刀切頭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拿取朴刀丟了缺刀復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前番(四見)(七見)(又提一下一句妙)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裏搠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箇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欞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箇婦女(一亳不見)也都搠死了在房裏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只一雙鞋也不死煞)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喫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五〇見)那土城苦不甚高就女牆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梢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柱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絣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縣梁園

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

詩曰

六句一絕好詩

只圖路上開刀　還喜樓中飲酒
一人害却多人　殺心慘於殺手
不然冤鬼相纏　安得抽身便走

北聽才知蒲劇縣集

○聚○五○更○六○化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裏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箇小古廟武松遊人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搽入兩把鈎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綁了那四箇男女道這鳥漢子却肥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裏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牽伞的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裏來這四箇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裏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尚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綁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神手裏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便喫一刀一剮却也罰得一箇清名於世正是

酣龍打虎酒似牽羊可以慷慨可以墮淚

死也爲名頁知憤而棄名是英雄死而求名亦是英雄

意認語情
音像

殺盡奸邪恨始平　英雄逃難不逃名
千秋意氣生無愧　七尺身軀死不輕

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裏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伏）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都頭那大漢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菜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喫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便是做行者的消）

（恩且拏箇瞳笠子與他戴上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西作坊（在此一何如）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裏得蒙施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內甚是趁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厮倚勢豪强公然白占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醉打了蔣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讐八月

（將血跡漢糊與棒瘡苦楚都攢）

（若尋常手筆此處但云將前事細說一遍即覽者或以此爲牽纏游衍不知前面說得十分熱鬧十分緊緊正宜鬆一分冷一

分如擊鼓法大擂一番心輕敲邊鑼更復揚椎方聲音節奏與人心相起伏此文字最得消息

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拏我解送孟州府裏强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裏、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害、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限滿舂杖、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討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徒弟踢下水裏去、赶上這兩箇鳥公人、也是一朴刀一箇、攧死了、都撇在水裏、思量這口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二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爬入牆內去、就厨房裏、殺了兩箇了、嬝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綁縛將來、那四箇搗子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裏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漓漓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裏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不分付時

也壞了大哥性命、正是有眼不識太山、一時誤犯着哥哥
恕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掛心這幾時只
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箇如何省的我心裏事若是
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箇男女更有四十箇也
近他不得那四箇搗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
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
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箇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
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
此上分付這幾箇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廝們
慢似些的趁活捉了、敵他不過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敢他
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攙鉤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
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孫二娘道只聽得
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贏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喫驚
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常說到這裏、却不知向後的
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裏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
去客房裏睡了、兩口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
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敘有詩爲
證

金寶昏迷刀劍醒　天高帝遠總無靈

如何廊廟多凶曜　偏是江湖有救星

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裏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裏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檢點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樣格目，回府裏稟覆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裏竈下，殺死兩箇丫嬛，後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幷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搠死夫人一口，在外搠死玉蘭并妳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箇屍首，都檢驗了，兩箇是本府公人，兩箇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裏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裏不去搜

尋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寫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隨支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行鄰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裏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茂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久住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疎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箇我却尋箇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曾對你說來只不知你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止有一箇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甫能來到這裏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裏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裏打家劫舍霸著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方纔免得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喫拏了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曾去的我寫一封書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

着你入夥，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凑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母夜叉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夫前面定喫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喫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箇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

乖，你說這癡話，這箇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箇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嗔，惟，武松道，阿嫂但說的便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裏過，喫我放翻了，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箇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皁布直掇，一條褐色短總縧，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鏡鐵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裏鳴嘯的響，叔叔前番也曾看見，今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箇行者，須遮得額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年甲貌

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麼。張青拍手道。二嫂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　顛危好似風波
若要免除災禍　且須做箇頭陀

張青道。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箇也使得。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裏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卓直撥繫了絛把頭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界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箇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詩曰

打虎從來有李忠　幸有夜叉能說法
武松緯號尚懸空　頓教行者顯神通

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留下在這裏。我換些零碎銀兩與你路上去做盤纏。萬無一

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把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
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裏、武松飽哭了一頓酒
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
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他縫箇錦袋盛了、教
武松拴在貼肉胷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箇臨行、張青
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喫
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逕、諸事不可躁性、省得
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
兩箇在這裏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
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武松辭

了出門、捕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果
然好箇行者、但見
前面髮掩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卓直挼好似烏雲
遮體、雜色縱、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牠兒燦爛依稀火
眼金睛、身間布納襖斑爛彷彿銅筋鐵骨、戒刀兩口、擎
來殺氣橫秋、頂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嚇人羅刹須拱
手、護法金剛也皺眉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
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
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

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東邊上來、照得嶺上草木光輝、正看之間、只聽得前面林子裏、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牕、一箇先生、攙着一箇婦人、在那牕前看月、戲笑、武行者看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却做這等勾當、使去腰裏拿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似好到我手裏、不曾發市、且把這箇烏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兩隻直掇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庵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牕關上、武行者拏起塊石頭、使去打門、只見呀地一聲、先把這烏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庵裏那箇先生、大叫三更犬驚小恠、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怪眼、大喝道、誰敢殺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竟奔武行者、武松人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裏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癢處、便去鞄裏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

兩口劒寒光閃閃、雙戒刀冷氣森森、鬬了良久渾如飛鳳、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肉鷹拏兔、兩箇鬬了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箇裏倒了一箇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殺氣叢中血雨噴畢竟兩箇裏厮殺倒了一箇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當時兩箇鬬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箇破綻、讓那先生兩口劒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大叫、菴裏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箇緣故、只見菴裏走出那箇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者道、你休拜我、你且說這裏是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道、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這菴是奴家祖上墳菴、這

貪風水邪
自害性命

財帛滋肉
分口說妙

先生不知是那裏人來我家裏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識
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裏墳上觀
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厮一日見了奴家
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箇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
命（殺）却把奴家强騙在此墳菴裏住這箇道童也是別處擄
掠來的這嶺喚做蜈蚣嶺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以此
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武行者道你還有親眷麽那
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
行者道這厮有些財帛麽婦人道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
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菴也那
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喫麽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
那婦人道請師父進菴裏去喫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算
我麽那婦人道奴有幾顆頭敢賺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
人入到菴裏見小牕邊卓子上擺着酒肉武行者討大碗
喫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裏
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乞性命
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
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那兩箇屍首都擡在火裏燒
了挿了戒刀連夜自過嶺來逕逕取路望着青州地面來
又行了十數日但遇村坊道店市鎮鄉城果然都有榜文

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沒人盤詰他時遇十一月間天色好生嚴寒當日武行者一路上買酒買肉喫只是敢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看來纔有一座高山生得十分嶮峻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見一箇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顛石亂山看那酒店時却是箇村落小酒肆但見

門迎溪澗山映芳茨疎籬畔梅開玉蕊小牕前松偃蒼龍烏皮卓椅盡列着羔鉢甕甌黃土墻垣都畫着酒仙青客一條青旆舞寒風兩句詩詞招過客端的是走驟騎聞香須住馬使風帆知味也停舟

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透入那村酒店裏坐下便叫道酒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喫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都賣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盪寒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喫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喫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喫比及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喫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眞箇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喫的肉食也回

些與我喫了一發還你銀子店主人笑道也不曾見這箇出家人酒和肉只顧要喫却那裏去取師父你也只好罷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喫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正在店裏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箇人入店裏來武行者看那大漢時但見

頂上頭巾魚尾赤身上戰袍暢頭綠脚穿一對踢土靴腰繫數尺紅搭膊面圓耳大唇濶口方長七尺以上身材有二十四五年紀相貌堂堂强壯士未侵女色少年郎

那條大漢引着衆人入進店裏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太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雞與肉都已煮熟了只等大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裏店主人道有在這裏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一樽青花瓮酒來開了泥頭傾在一箇大白盆裏武行者偷眼看時却是一瓮窖下的好酒被風吹過酒的香味來武行者聞了那酒香味喉嚨癢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喫只見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了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盪武

行者看了自已面前只是一碟兒熟菜不由的不氣正是眼飽肚中饑武行者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卓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斷好欺負客人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休要焦躁要酒便好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廝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瓮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雞肉都是那大郎家裏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武行者心中要喫那裏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見你這箇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自喫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到不曾見出家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箇踉蹌直瞪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的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指定武松道你這箇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脚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嗔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把言語傷我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卓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廝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鳥頭陀要和我廝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那大漢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

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槍槍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裏敢輕敵便做箇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接住那漢手那大漢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來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裏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箇村漢看了手顫脚麻那裏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裏只一丟那三四箇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溪裏來救起那大漢自攙扶着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打得麻了動撣不得自入屋後去躲避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了老爺却喫酒肉把箇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只顧喫卓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喫動武行者且不用箸雙手扯來任意喫沒半箇時辰把這酒肉和雞都喫箇八分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墻裏走出一隻黃狗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趕着吠武行者大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趕着吠便將左手鞘裏掣出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趕那隻黃狗趕着溪岸叫武行者一刀砍將去却砍

武一段畫出柯大畫出酵漢畫出寨溪眞而有趣閒而有味眞好文筆

未便接喫打的妙

箇空使得力猛頭重脚輕翻筋斗倒撞下溪裏去却起不來冬月天道溪水正凍雖是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却寒冷的當不得爬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却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魂妙）武行者便低頭去撈那刀時撲地又落下去了只在那溪水裏滾岸上側首墻邊轉出一夥人來當先一箇大漢頭戴氈笠子身穿鵞黃紵絲裲襠手裏拿着一條哨棒背後十數箇人跟着都拿着木杷白棍數內一箇指道這溪裏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哥自引了二三十箇莊客逕逾酒店裏捉他去了不他却來到這裏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箇喫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手裏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着三二十箇莊客都是有名的漢子怎見的正是叫做

長王三　矮李四　急三千　慢八百　芭上糞
屎裏蛆　米中虱　飯內屁
木伴哥　牛筋等　鳥上刺　沙小生

這一二十箇盡是爲頭的莊客餘者皆是村中搗子都拖鎗搠棒跟着那箇大漢吹風胡哨來尋武松赶到墻邊見了指着武松對那穿鵞黃襖子的大漢道這箇賊頭陀正是打兄弟的那箇大漢道且捉這廝去莊裏細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不得

總記張青孫付便宜出禍

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轉過側首墻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墻粉壁垂柳喬松圍繞着墻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去剝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教取一束籐條來細細的打那斷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裏走出一箇人來問道你兄弟兩箇又打甚麽人只見這兩箇大漢叉手道師父聽稟兄弟今日和隣莊三四箇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耐耐這箇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又將來攛在水裏頭臉都磕破了險些凍死却得相識救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酒肉都喫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裏因此捉拿在這裏細細的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箇金印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箇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這箇喫打傷的大漢道問他做甚麽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箇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禿賊一頓打死了一把火燒了罷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藤條恰待又打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此時武行者心中已自酒醒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閉了由他打只不做聲那箇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便道作怪這

偏他出來便會着眼氣誼所感安能不飯服耶

看得妙

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看了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箇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者方纔閃開雙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叫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的兄弟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喫打的盡皆喫驚連忙問道這箇行者如何却是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兩箇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便扶入草堂裏來武松便要下拜那箇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

傳中每每有時常說的某人要見憐惜憐惜者提心在口決不相忘

驚鼠除瘟喜能醒酒逐時生奇

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喫些醒酒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敘舊話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裏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裏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後却收拾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箇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裏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

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裏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厮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箇穿鶯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箇好習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箇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又聞鬬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答

怎生怎地如何數落得妙三兩行却像有千百句言語在內又一口氣緊得妙以前文用筆此須急受

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蟲送去陽穀縣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把兩箇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發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店喫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箇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答禮道却纔甚是衝

撞休怪休怪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箇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箇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敘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喫早飯孔明自在那裏相陪孔亮捱着疼痛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猪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相探又有幾箇門下人亦來謁見宋江心中大喜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往何處安身武松道昨日已對哥哥說了若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那裏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清風寨知寨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裏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裏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携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遲赦不宥

用了已說作參從敘說一年中抽出照應語使不死

度是日已轉及朱江

又轉及花榮情文俱妙

寫英雄義士之語

主意與宋江合便敗全部精神

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倘或有些夾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也須累及了花榮山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祐若如此行不敢苦勸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自此兩箇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管待一日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界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卻不受孔太公父子那裏肯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鐵界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裏宋江提了杵刀懸口腰刀帶上氈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叫莊客背了行李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拜辭了宋江武行者兩箇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弟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武松兩箇在路上行着於路說些閒話走到晚歇

了一宵。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箇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箇三岔路口。宋江借問那裏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鎮上。不知從那條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裏要投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日分手。就這裏喫三杯相別。詞寄浣溪沙。單題別意。

握手臨期話別難。山林景物正闌珊。壯懷寂寞客囊殫。
旅次愁來寬欲斷。郵亭宿處鋏空彈。獨憐長夜若漫漫。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且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攘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鈐一刀。博得箇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箇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箇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那裏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行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且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攘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鈐一刀博得箇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箇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箇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那裏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行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且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攘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鈐一刀博得箇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箇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箇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那裏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行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且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攘掇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鈐一刀博得箇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箇好名也不枉了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如此英雄決定做得大事業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箇日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那裏肯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來行到市鎮梢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洒淚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了我的言語

武松與宋江參差相接文緒甚清

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記話頭

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了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憶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看那山時但見

句妙却不入隊

人心亦然乘此則彼

八面差峩四圍險峻古怪喬松盤翠蓋杈枒老樹掛藤蘿瀑布飛流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聽樵人斧響峰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羣穿荊棘往來跳躍狐狸結黨尋野食前後呼號若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强人打劫場

宋江看見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的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江心內驚慌肚裏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裏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熬倘或走出一箇毒蟲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却不害了性命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裏越慌看不見地下蹺了一條絆脚索樹林裏銅鈴響走出十四五箇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江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裏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裏

造物代命

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箇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且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酒湯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尋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偃蹇只爲殺了一箇烟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斷送在這裏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熒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撣不得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低了頭歎氣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箇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把風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見那箇出來的頭上綰着鶖梨角兒一條紅綃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絲袖襯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看那大王時生得如何但見

臂長腰濶氣冲天　赤髮黃鬚雙眼圓
江州傳作錦毛虎　好漢原來却姓燕

那箇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綽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裏拿得這箇牛子小嘍囉答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只

聽得樹林裏銅鈴響原來這箇牛子獨自箇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跤絆翻因此拿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道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箇好漢來左邊一箇五短身材一雙光眼怎生打扮但見

天青衲襖錦繡補　形貌崢嶸性麤鹵
貪財好色最强梁　放火殺人王矮虎

這箇好漢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爲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脚出身爲因半路裏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右邊這箇生的白淨面皮三牙掩口髭鬚瘦長勝潤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怎地結束但見

衲襖銷金油綠　狼腰緊繫征裙
山寨紅巾好漢　江湖白面郎君

這箇好漢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他鬬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箇頭領坐下王矮虎便

這孩兒們正好做醒酒湯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
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箇小嘍囉撥一大銅盆水來
放在宋江面前又一箇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
着一把剜心尖刀那箇撥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
來（潑何得來）洗那宋江心窩裏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
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喫那小嘍囉
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歎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
裏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嘍囉道且不要潑
水燕順問道他那厮說甚麼宋江小嘍囉答道這廝口裏
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
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跟前又問
道你是那裏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
的宋江燕順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
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麼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
三郎燕順聽罷喫了一驚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尖刀把麻
索都割斷了便把自身上披的棗紅紵絲袍脫下來裹
在宋江身上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喚起王矮虎鄭天壽
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滾下來答禮問道三位壯士
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箇好
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剜了自己的眼睛

寫得如此
欲重

認賬酬德
我心

原來不識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箇緣由、爭些兒壞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等如何得知仔細小弟、江湖上綠林叢中走了十數年、聞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眞乃稱心滿意、宋江答道、量宋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士、結納豪傑、名聞寰海、誰不欽敬、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到此、宋江把這救晁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却投柴進向孔太公許多時、并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

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箇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羊宰馬、連夜筵席、當夜直吃到五更、更叫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箇頭領跌脚懊恨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裏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裏去了、話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風山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話下、時當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箇人跟着、挑着兩箇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箇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箇婦人、便點起三五十小嘍囉、便要

下山宋江燕順那裏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箇時辰遠探小嘍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赶到半路裏七八箇軍漢都走了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箇婦人只有一箇銀香盒別無物件財物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擡到那裏小嘍囉道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貪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箇兒弟諸般都肯向前只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

摟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入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讓三位坐宋江看那婦人時但見

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不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懶染鉛華生定天姿秀麗雲含春黛恰如西子顰眉雨滴秋波渾似驪姬垂涕

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閒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箇萬福便答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母親棄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聽罷喫了一驚肚裏尋思道我正來投

這個病原是骨髓裏帶來的若不犯着他世出世間何事不可

逕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箇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裏須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溜骨髓三箇字的好生惹人恥笑我看這娘子說來是箇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沒箇押寨夫人做伴況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反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些箇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箇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箇伏侍賢弟只是這箇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箇人情放了他則箇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箇容易宋江又謝道恁的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喝令轎夫擡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揮爛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聲叫

人頭巾更犯一種點不滿與溜骨髓的病所以著於賊盜

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裏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擡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脚這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躁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個教你歡喜便了小人竝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不在話下且說清風寨軍人一時間被擄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到寨裏報與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强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

叫點去的軍人不了事便下令教大隊人馬都去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個他那裏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拿得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那幾個軍人喫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免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個轎夫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勾下山那婦人道那廝捉我到山寨裏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號得那廝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

那婦人道我自有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箇閒常在鎮上擡轎時只是鷩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那兩箇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了道哎也是我走的慌了脚後跟直打着腦枸子衆人都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厮們擄我去不從姦騙正要殺我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扶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取了

兩酒一口猪賞了衆人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箇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裏當日宋江早起來洗漱罷喫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那三箇好漢將了酒菓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囑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說道再得相見唱箇大喏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同時生並肩長擱腰抱住把臂拖回宋公明只因要來投奔花知寨險些兒

死無葬身之地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除會風雲豈偶然
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撞着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里來路這清風寨
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鎮因爲這三岔路上通三
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那裏也有三
五千人家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當日三位頭領
自上山去了只說宋公明獨自一箇背着些包裹迤邐來
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
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箇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

北邊那箇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北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箇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裏走出那箇少年的軍官來、拖住宋江、便拜、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齒白唇紅雙眼俊、兩眉入鬢常清、細腰寬膀似猿形、能騎乖劣馬、愛放海東青、百步穿楊神臂健、弓開秋月分明、雕翎箭發迸寒星、人稱小李廣、將種是花榮

出來的年少將軍、不是別人、正是清風寨武知寨小李廣花榮、那花榮怎生打扮、但見

一身上戰袍金翠綉
腰間玉帶嵌山犀

滌青巾幘雙環小
文武花靴抹綠低

花榮見宋江拜、罷、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住宋江、直到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凉床上坐了、花榮又納頭拜了四拜、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氈、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曾到也不、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慰平生、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和被逼柴大官人、并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

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答道兄長如此多磨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却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花榮更換衣裳鞋韈香湯沐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由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廝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若還是小弟獨自在這裏守把時遠近強人怎敢把害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箇窮酸餓醋來做箇正知寨這廝又是文官又沒本事自從到任把此鄉間些少上戶詐騙亂行法度無所不爲小弟是箇武官剛知寨每每被這廝殿氣恨不得殺了這濫污賊貪獸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

徇等交情
重親骨肉
不過如此

官府之弊
千古一轍

貪污官不
賢婦原是
一類焉得
偏快

宋江肯直說花榮能受言真好朋友

說得有病有味

不健說到元宵先開開散散說出然亦見宋江好處劉等文情

寬譬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雖有些過失你可隱忍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解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日兒朝暮臻臻至至獻酒供食伏侍宋江當晚安排牀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花榮手下有幾箇梯己人一日換一箇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道謀村落宮觀寺院閑走樂情自那日為始這梯己人相陪着閑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閑翫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枸欄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己人在小枸欄裏閑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己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歸來又不對花榮說那箇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閑自此每日撥一箇相陪和宋江去閑走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裏無一箇不敬愛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裏住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寨鎮上居民商量放燈一事准備慶賞元宵科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扎縛起

好漢安人軟著且須用有眼子此帳可憐人却無

一座小鰲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賽諸般社火、家家門前扎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正值元宵、是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巳牌前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喫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聞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看看、花榮答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勾閑步同往、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却早天色回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上來、正是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鰲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當晚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己人兩三個跟隨着、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并芙蓉荷花異樣燈火、四五箇人手撕挽着、來到大王廟前看那小鰲山時、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梅燈、晃

不漏印地方正語

不能陪往乱又是文章漏放處

吞聲拭着性命不要人銀子不受人憐便是好漢

一片琉璃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繡銀蛾鬪彩、雙雙隨繡帶香毬、雪柳爭輝、縷縷拂華旛翠幙、村歌社鼓、花燈影裏競喧闐、織婦蠶奴、畫燭光中同賞翫、雖無佳麗風流曲、盡賀豐登大有年

當下宋江等四人、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走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煌煌、一夥人圍住在一箇大墻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夥舞鮑老的、宋江矮矬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己人、却認的社火隊裏、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身軀紐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墻院裏面、

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箇婆娘在裏面看、聽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指與丈夫道、兀那箇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喫一驚、便喚親隨六七人、叫提那箇笑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拿了來、恰似阜鵰追紫燕、正如猛虎啖羊羔、拿到寨裏、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箇梯己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厮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厮是清風山打劫强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

今被擒獲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
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從不曾在清風山打
劫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賊兀
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
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
掠在此間不能勾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
在那裏今日如何能勾下山來却到我這裏看燈那婦人
便說道你這廝在山上時大剌剌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由
我叫大王那裏保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
山如何今日到把我強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

乃巧見着張三政供出此人令受此苦

亦問得是

婦人嘴惡人恨極

江罵道這等賴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
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廝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
肉綻鮮血迸流便叫把鐵鎖鎖了明日合簡囚車把鄆城
虎張三解上州裏去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己人慌忙迸回
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一封書差兩箇能幹
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齎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
前把門軍士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
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拆開封皮讀道

本作奎字

便失古意

看讀道二字壽便不死在紙上

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丈近日從濟州
來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

不恭、煩乞照察不宣

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廝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强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寫道是劉丈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寫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的我便放了他、喝令左右、把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綽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攙棒、直迯到劉高寨裏、把門軍人見了、那裏敢攔當、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喫驚、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拿着鎗、那三五十人都擺在廳前、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驚的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箇武官、那裏敢出來相見、花榮不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弔起在梁上、又使鐵索鎖着兩腿打得肉綻幾箇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鐵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裏去、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裏發話道、劉知寨、你便是箇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箇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一箇表兄、直拿在家裏、强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

話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裏來、看視宋江、却說劉知寨
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
人、那二百人內、新有兩箇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了得些
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逕
花榮寨裏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
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
看看天大明了、却見兩扇大門不開、只見花知寨在正廳
上坐着、左手拿着弓、右手挽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
堅立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冤各有頭、債各有主、劉
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箇新參教頭、還未見花

總束一句有力有采

却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
我第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那人叫聲
哎呀、使轉身先走、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花榮且叫閉
上寨門、却來後堂看覷宋江花榮說道、小弟悞了哥哥受

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厮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箇長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話和那厮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却又怕閻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尉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箇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劒、不得賢弟自來力救、便有銅唇鐵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親、因此寫了劉丈、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仗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要三思、自古道、喫飯防噎、行路防失脚、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赫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廻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拿由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擔閣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喫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使兩箇軍漢送出柵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話下、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箇箇都

讀書人多不通情

又生出這一番情節來波瀾方闊

散回寨裏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箇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箇透明窟窿却是都去不得劉高那厮終是箇文官意思深狠有些箏計當下劉高尋思起來想他這一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和鬬毆之事我却如何奈何的他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了明日却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裏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拿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省得受那厮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就夜去

嫌太猜得左傳之滿亦同此

單單爲但便起惡心

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單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料且與我囚在後院裏休教一箇人得知連夜便寫了實封申狀差兩箇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裏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係着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且說這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公座那知府慕容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正欲回衙早飯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的文書哭了一

看作瞥

伏三山聚義等

驚便道、花榮是箇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强賊、這罪犯非小、未委虛的、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箇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强、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十箇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劒、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敘禮罷、一面安排酒食管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下、黃信道、這箇不必問了、連夜合箇囚車、把這厮盛在裏面、頭上抹了紅絹、插一箇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裏敢分辯、只得由他們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拿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悄悄的藏在家裏、花榮只道去了、安坐在家、黃信道、既是恁的、却容易、明早安排一副羊酒、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預備着、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只推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

黃信亦有智略并計拔花榮波瀾又濶

手拿住了、一同解上州裏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大妙、却似龍中捉鼈、手到拿來、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幔裏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箇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麽、軍漢答道、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敘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由、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讐而懷忿公事、特差黃某齎到羊酒前來

請皆近悔
黃信可用

與你二位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笑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箇正知寨只是本人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飲三杯了去黃信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箇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携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三箇人都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

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必無反意黃信擊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話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再後有事和同商議劉高答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笑道妙哉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第二杯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閑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飲一杯花榮接過酒喫了劉高拿副臺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滿飲此杯黃信接過酒來拿在手裏把眼四下一看有十數箇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幔裏走出二五十箇壯健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拿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強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拿你家老小花榮叫道也須有箇證見黃信道還你一箇證見教你看真贓真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將來無移時一輛囚車一箇紙旗兒一條紅抹額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了見是宋江

上司朝廷有可分辯處便是太平世界

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强經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車裏黃信道這一件容易便依着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枉害人性命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着兩輛囚車并帶三五十軍士一百寨兵簇擁着車子取路逕青州府來有分教火焰堆裏送數百間屋宇人家刀斧叢中殺一二千殘生性命正是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畢竟解宋江救青州來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中華古籍保护